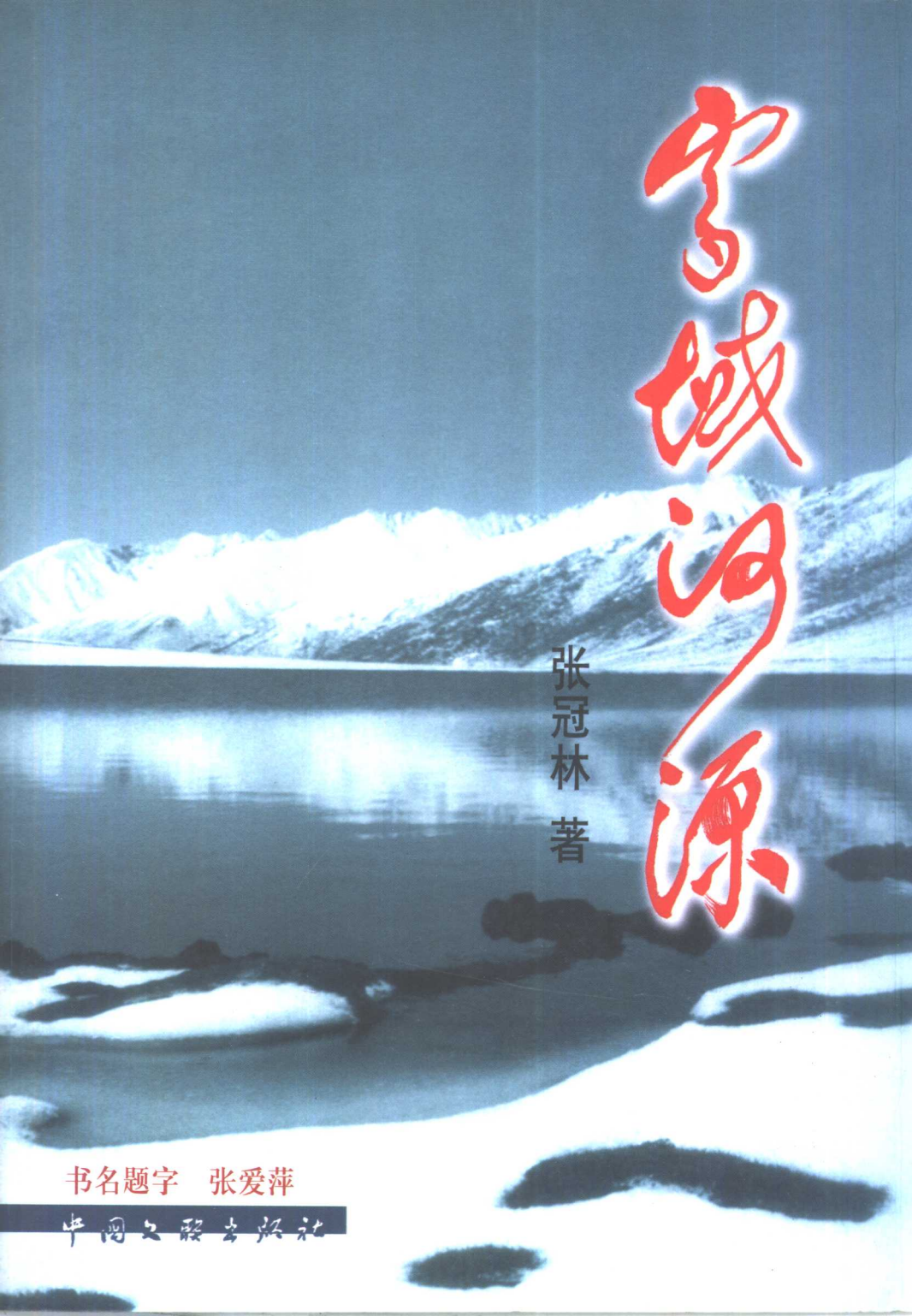




雪域河源

张冠林 著

书名题字 张爱萍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张冠林 著

冰风 雪域河源

张冠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域河源/张冠林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8. 2
ISBN 7-5059-2884-8

I. 雪…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8369 号

书 名	雪域河源
作 者	张冠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谢群 李珊利
扉页摄影	叶宝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688 千字
印 张	28
插 页	6 页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1—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84-8/I·2164
定 价	39.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玉树，是一块净土。

那里的人民纯朴、勤劳而善良；那里的人民剽悍、骁勇而心胸广阔；那里的人民憨厚、执著而富于献身精神。

那里的人们稚嫩、拙陋而傻气；那里的人们落后、短视而忙于基本生存；那里的人们不知外边的社会有多大；那里的人们不知远方的海水有多深。

但是，那里却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原始美；那里却有令人刻骨铭心的天高地阔；那里却有荡人心魂的江河源流；那里却有净化人类千万年不化的白雪力量。

我热爱玉树的每一寸大地，热爱玉树的每一条河流，热爱生活在那里的淳朴平凡的人民。

谨以此篇，献给玉树，献给青海，献给伟大而多民族的祖国。

题 记

青海，即青海湖，古名仙海，亦称鲜水、鲜水海、西海。北魏时，始名青海。藏语“错温布”，蒙古语称之为“库库诺尔”，《元史》作：“颗颗脑儿”。“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并附祭黄河之神。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六年元月，中国的江河源头，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牛羊和野生动物成群成群地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一个风雪呼啸的夜晚，一声稚嫩的啼哭，划破广袤原野的雪夜，人类的又一个生命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雪地上来到了人间。两辆绿色的军用指挥小车，在婴儿的一声啼哭中改变方向，沿着一米多厚的白雪原野中去时留下的车辙缓缓返回。

汽车回到救灾点，徐立平揉了揉六天六夜未合过的眼睛，摇着沉重的头颅，推开车门向车下走去，一踏上雪地，就一头栽倒在没膝的深雪之中。惊恐万状的军医杜原祥吃力地将他抱回车上。司令员边震江听到藏族军官云巴的呼喊，踩着深深的积雪赶到徐立平的身旁。

白莽莽的雪途上，躺在指挥车内的徐立平插着氧气。

亘古未有过的庞大救灾车队，在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积雪一米以上的河源雪域里，在三辆红色推土机的开路导引下日夜兼程，缓缓地向前开进。

徐立平处在高山昏迷之中……

本书初版后，1999年10月11日，江泽民主席签署中央军委表彰命令，授予书中描写的原型部队——青海省玉树军分区独立骑兵连《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荣誉称号。



風掣紅旗凍不翻
冰河立馬策如山

周克玉題





作 者 像

目 录

第一部 玉树雪漫马蹄声…………… (1)

第二部 荒凉原野…………… (290)

第三部 雪祭江河源…………… (546)

附 录:

创作谈 《飘动的原野》

写作的准备

——献给父母和骑兵…………… (815)

写作的过程

——献给青藏高原和藏民族…………… (837)

出版的前后

——献给社会之文明正气和忘却的纪念

…………… (871)

留给未来

——献给自己的艰辛…………… (878)

卷 一

好一个七月落雪！

白雾蒙蒙，飞雪连天，能见度很低，往返行驶的汽车开着车灯盘旋在灰蒙蒙的山间公路上。四野滚动着黑沉沉的冷色气流，隐没在浓浓迷雾中的日月山，肃穆地祭向白茫茫莫测的天空。日月山主峰像一位白发苍苍、身披素衣的老母亲，在冥冥的天穹之中巍峨耸立着，于苍茫、凄迷中显得慈祥而哀婉，透现着苍天不老、震撼人心的伟岸……

沉浸在这天然而现实的美丽之中，每一位旅人的心灵深处似已分明听到了这位苍茫母亲对亘古往昔的历历诉说和对苍天不老的沉闷呐喊……

汽车爬上日月山口，沐浴在飞雪中的黑褐色石碑上赫然刻写着海拔 3600 米的红色字样。凝望苍茫雪雾中静立的石碑，那仿佛天书的“日月山”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又使旅客们的心一颤，陡然间都睁大了自己的眼睛。

汽车像一匹被恢复了阳刚之气的烈马，在颠狂吼叫中，向日月山下疾驰而去……车内旅客们的头颅已感到了明显的眩晕，心口

也憋闷起来。

徐立平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当汽车平缓地行驶起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他面前展现的已是一望无际起伏的绿色原野。

广袤无垠的草原上，碧空万里。那如洗如练的蓝天之下，阳光灿烂，牧草青青，红的，蓝的，黄的，白色的小花一片片，一簇簇，彼此相拥相抱竞相开放着……原野，到处充满着勃勃的生机，散发着美妙芬芳的气息。

徐立平贪婪地目视着窗外，美丽如画的绿色原野上，汽车轻快地奔驰着。

班车在一个小镇上停了下来。

司机吩咐过旅客们下车吃饭，手端大茶缸，走向了对面的饭馆。走下汽车的徐立平站在公路边，眯缝着被朗朗烈日刺射着的眼睛，望着冷清的小镇自言自语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倒淌河。”一位姑娘用轻柔甜美的声音说。

“什么……”徐立平摇了摇头发沉的脑袋转过身来。

“倒淌河！”姑娘睁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徐立平这位军人。

徐立平看清回答自己的是坐在身边的姑娘时，慌忙避开了她那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他沉迷一路的思绪被这异域姑娘那灼人的目光惊醒了，他怀着感激的神情回望了姑娘一眼。

姑娘粲然一笑，仰转过她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向前走去。

“倒淌河是什么地方？”

“倒淌河就是倒淌河！”姑娘说罢，走向了对面的饭馆。

徐立平呆望着姑娘那苗条的身影。

空旷无人的小街上，赤日朗朗，徐立平精神一振，下意识地用手捂着常闹胃病的“兵肚子”，看着歪歪扭扭写着“倒淌河饭馆”字样的门楣，举起右手在空中打了个响指，口中念叨着：“倒淌河就是

倒淌河！”走进了饭馆。

屋内的光线很暗，徐立平在一张饭桌前站定，低矮的土坯屋内与屋外几乎一样的粗糙简陋，姑娘已开始用餐。他走向卖饭的窗口，一股浓烈的羊膻味扑面而来，他回头目视着就餐旅客碗里的饭食，一碗黑而厚的揪面片里，都搅和着黑里透红半生不熟的方丁羊肉块。他嗅了嗅，走了出去。

徐立平孤零零地站在公路边望“店”兴叹，土坯小镇已尽收眼底，他索然无奈地上了车。回到一号座位上坐定，徐立平烦躁沮丧的情绪一涌而上，“奶奶的！一张巴掌大的毕业证，一纸写不了几个字的填空式命令，竟将青春发配到了这等鬼地方！娘稀屁！”

骂过之后，徐立平竟发现，在军校研究战例时，同学之间，常用来开玩笑的蒋介石失利背时之时的口头禅，骂在这里，竟是再合适不过了，既开心解闷，也畅快发泄。

一阵默想过后，徐立平想起军校王队长临分手时送给自己的一本书，他弯腰从座位下挪出旅行包，取出那本介绍青藏高原地理环境的书来，书里夹着王队长特意为他写给玉树部队参谋长边震江的信。将信放进包内，看过扉页上王队长的赠言，他读了起来：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大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许多山峰高达七千至八千米，号称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又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大高原。早在一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浩瀚的海洋。直到近几百万年，由于欧亚板块地撞击，使这块地壳大幅度强烈隆起，才形成现在的‘世界屋脊’，而且隆起抬升的情况延续至今……

“原在海底三万米的礁岩，成为现在雄峙海拔五千米的山头。高寒缺氧的世界屋脊，使三千万年前的许多动植物丧失了生命，使之从自然界绝迹。

“大高原上的高山终年积雪，冰川分布很广，冰川融水是许多河湖江源的补给来源。”

“青藏高原地势高亢，许多山岭积有万年冰雪。河流湍急，不利通航；高寒冻土，空气稀薄；气温较低，冬寒夏凉，无霜期短，昼夜温差大；还有荒漠、戈壁、冻土地区……”

生于北方、长于南京的徐立平，犹如小学生拜读天书一样，读得有趣，也读得心底冰凉，他既为能有幸来看看世界上这样一块少有的地方而激动，又深为自己今后将在这样的艰苦之地做一名职业军人而悲哀……

姑娘走上车来，拿起放在座位上洗得已发白的挎包，优美地甩动过披肩长发，坐在了紧靠徐立平的二号座位上。

徐立平已没有了读书的欲望，他很想清楚地看一眼，坐在自己身旁的这位活泼的异域姑娘是个什么样。处于军人目不斜视的习惯，他用军人特有的在列队时用的两眼余光，斜视了姑娘一眼……

饭饱水足的两位司机，哼着青海“花儿”，抹着油嘴走上了汽车。

满脸胡茬的老司机拧着脖颈默数着车内的旅客，问过“没有上车的请举手！”就用力摁响了两声长喇叭。

汽车行驶在太阳刺照下的松软了的柏油公路上。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浪三浪，
心儿里跳得慌呀，
想着我的尕妹妹的好模样，
……

二

汽车离开柏油路面驶上了沙石铺成的简易公路，车身不住地颠簸起来，车后的尘土也被车轮一浪浪地高高卷起，疲倦的旅行，使旅客们一个个打起了瞌睡。

公路的远处，绿色如茵的草地上有很多奇异的黑色生灵在吃草。那生灵的肚皮两侧，以及四条腿上都长着裙围般的长毛，几乎垂于地上。

“那是什么东西？”徐立平惊异道。

“是牦牛！”姑娘说。

“哦。”

汽车掠过一顶藏牧民的黑色牛毛帐篷，牧帐四周，绳索上飘挂着印有藏佛喇嘛教的经幡，在原野上随风拂动着，色泽暗淡而破旧。

“你是第一次上玉树？”

“你怎么知道我去玉树？”

姑娘笑了：“这车上的人都是去玉树的！”

“是吗？”徐立平回过头来，望了望坐在最后排座位上的两位军人。两位军人也淡漠地瞅了瞅他。

碰上玉树人，徐立平的心中亲切愉快了起来。

几个小时过去，汽车来到了一个叫河卡的地方。这是自汽车驶入荒凉的原野后，沿途碰到的最大的小镇。

时间已是傍晚六点多，河卡的天色依然很亮。西部青藏高原的盛夏，日照漫长而强烈，晚上九点以后天才会黑。

司机已不打算往前赶路。再往前走，仍需要大半天的光景才能又出现这样的一个小镇。

车上大都坐着经常来往于这一路的熟客，下车后都径直向两栋平房的旅馆走去。徐立平谢绝姑娘的帮忙，提着两只帆布大旅行包，背着人造革提包、挎包和水壶，迟缓地走着。两位同车早已下车的军人站在远处，回头张望着，目视着徐立平在一筹莫展中随后而来。

一胖一瘦，穿着骑兵马裤的两位军人诡秘地笑着。

“我说对了，姑娘就那么好挂？”

“谁知道呢？看他们在车上谈的那热乎劲！唉！民不拥军，我们就只好兵拥兵了！”瘦子嘟囔道。

两位骑兵笑呵呵地向徐立平走来。

“你们是玉树部队的？”

“独立骑兵营。二连的。”瘦兵快人快语地说。

“骑兵？太棒了！没准到玉树，我也会分到你们二连。”

“你是来玉树工作的？”年龄稍大些的胖兵审慎地望了一眼徐立平。

“是啊！”

“那可真没准。我们二连，正缺排长呢！”瘦兵高兴地说。

“是么？”徐立平看了一眼一直未讲话的胖子骑兵。

在没有军衔的人民解放军里，士兵与军官的区别只在上衣口袋多少的不同。士兵的上衣除胸前的两个口袋外，便一无所有，而军官的上衣，除胸前的两个口袋外，下面还有两个口袋，是“穿四个兜的”。

吃罢饭，三位同车的军人草草洗过，都懒散地躺在了床上。

快人快语的瘦兵家在河北保定，入伍一年多。这次去西宁，是护送自己的副排长去西宁陆军医院做手术。副排长与徐立平同年兵龄，患的是草原性疾病肝胞虫和肺胞虫。住院后，因手术太大，肝、肺都得大部分切除，手术最少需要分两次才可能完成。即使手术做得顺利正常，副排长也将永远不可能再上玉树回骑兵部队了。他只能呆在西宁或海拔较低的内地休养，直到复员返乡。

快人快语有一个让男人倾心，却让女人撇嘴的名字，姓王，名亚男。依王亚男自己说来，王就是第一，亚自然是第二，第一第二都让他占了，很有些自鸣得意。要不骑兵二连一百多人，连长偏偏派他这位当兵才一年多的小兵去护送副排长去西宁？当一茬兵，能在三年服役期内离开一次玉树，对于玉树军人来说是很难得的

事。

胖兵是骑兵二连的一名班长，叫赵有财，甘肃陇东人。是骑兵技术骨干，已服役第四个年头。这次是休服役期满后的第一次老兵探亲假。

他这次回陇东家乡，和大部分超期服役的老兵一样，在短短十四天的探亲假里，全家上下齐努力，媒人前后跑腿说破嘴，已正式同邻村的一位姑娘订了亲，也交过了订婚钱，双方互换了彩礼。在赵有财的家乡，订婚要比结婚重要，花钱多，也隆重，还要将姑娘带到县城去买四身新衣裳。订了亲的姑娘，成了人家的人，是不允许再许配别人的，专等着男方选择良辰吉日，娶亲成婚。订亲后，不管姑娘在娘家呆多久，都是有了主的人，迎娶操办，那只是形式，是广告亲戚朋友。去不去领结婚证，也是法律上的事，乡俗民风并不怎么看重，很有些约定俗成。

赵有财带着姑娘进县城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明媚。姑娘临出门前，母亲让她穿上一双快要掉底的旧鞋，姑娘不依，母亲便堵在门口大骂女儿不孝，眼看到了约定碰头的时间，女儿无奈，只好穿了那双很久不曾穿过的旧鞋出了家门。等到了村头的那棵几百年历史的老槐树下，赵有财已在树下等待好久了。在去县城的路上，姑娘因为穿着一双旧鞋，有些难为情，一路无语。赵有财呢，因为怀里揣着母亲给足的购买四身衣服的钱，心里很是踏实，母亲还特意多给了他一些零花钱，让多年不见的儿子领着姑娘在县里也玩玩，露露脸儿。

姑娘穿了一双旧鞋子，底又快掉了，路走得很慢，过坎爬坡，很谨慎小心。一路只说肚子痛，走不快。因为这双鞋子，姑娘的精神一直感到紧张和压抑，在买衣服时，也就不像其它姑娘那样难为赵有财。赵有财在外当兵多年，从未与一位姑娘这样亲近过，面对好说话的姑娘也完全不像村里的过来人和哥嫂们说得那样如临大敌，赵有财很大方地为姑娘选购了四身合体又令她十分满意的衣